



六 场 话 剧

九 龙 滩

成都市话剧团集体创作
栗 粟 冯光宇等执笔

4.7

九 龙 滩

(六场话剧)

成都市话剧团集体创作

架 栗 冯光宇等执笔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375 插页2 字数68千

1976年5月第一版 1976年5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10118·63 定价：0.24元

毛主席语录

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赵志江回到了阔别二十六年的家乡——九龙滩。

(第一场“救险”)

赵志江发扬革命的反潮流精神，抵制了错误路线的干扰，发动群众继续战斗。

(第三场“探礁”)





在赵志江、长青爷和王继英的帮助下，王保成终于认识了错误，重新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第四场“战浪”）

赵志江和王保成、长青爷、王继英等又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继续开辟新航道。（尾声“永进”） 金勛琪 摄



人 物 表

- 赵志江** 男，地区交通局党委书记，第一场二十余岁，第二场四十余岁。
- 老 高** 男，第一场红军排长，二十余岁，后地委书记五十余岁。
- 王保成** 男，地区交通局长，第一场二十余岁，后四十余岁。
- 王保山** 男，王保成之兄，红军班长，二十余岁。
- 石长青** 男，老船工，第一场四十余岁，后六十余岁。
- 王继英** 女，王保山之女，工人技术员，二十七岁。
- 石兴柱** 男，航道队长，三十余岁。
- 彩 凤** 女，某公社生产队长，三十余岁。
- 灵 芝** 女，彩凤之女，十二、三岁。
- 陶奶奶** 女，苗族社员，七十余岁。
- 春 生** 男，陶奶奶之孙，航道工人，二十余岁。
- 大 牛** 男，航道青年工人，二十余岁。
- 小 凌** 同上。
- 玉 秀** 女，同上。

王 庆 男，某钢铁厂工作人员，三十余岁。

二 娃 男，木船社船工，二十余岁。

刘 贵 男，上游公社干部，三十余岁。

古胡子 男，滩务员，六十余岁。

航道工人若干。

红军战士若干。

魏 升 男，九龙滩航管站站长，暗藏的阶级敌人，第一场
二十余岁，后四十余岁。

家丁、匪军官、匪兵若干。

场 序

序 幕 一九三五年春，乌蒙江九龙滩渡口，灵牌石旁。

一 场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九龙滩码头。

二 场 前场次日，江边高山信号台。

三 场 一九六二年冬，九龙滩工程指挥部旁。

四 场 前场后数日，九龙滩灵牌石旁。

尾 声 九龙滩新码头。

序 幕

渡 江

〔一九三五年春。

〔高山峡谷，云崖峭壁。乌蒙江九龙滩的上溜口，灵牌石旁。

〔在浑沉的船工号子声中幕启。

〔滩头，匪军警戒森严。

〔一队船工拉船过场。把头跟上。

〔船工号子声：

手扒石头脚蹬沙，

长年累月把船拉。

把头鞭子头上打，

水霸船主把油刮。

穿的衣服象刷把，

吃的臭饭掺河沙。

死了以后无人埋，

丢进河里喂鱼虾。

〔把头用木棒推打着船工。赵志江挺身而出。

赵志江 不准打人！

把 头 （见众怒难犯）想造反？哼，船靠码头再说，快走！

〔船工们拾起纤藤，继续拉船，下。〕

〔匪军官带护兵匆匆上。〕

匪军官 上边下来那只船是干什么的？快，鸣枪示警！

匪兵 长、长官，象是一只官船！

〔两声枪响。〕

〔匪兵带魏升及家丁上。〕

匪军官 干什么的？

〔魏升傲然不语。家丁递名片。〕

匪军官 （接过，念）“川黔边五县联防司令部谕议，禁烟督寻员魏……”（肃然起敬地）对不起，听说红军又要过乌蒙江，风声鹤唳，兄弟职责所在，误会，误会。

家丁 （介绍）魏大爷的三公子。

魏升 （行袍哥礼）魏升。

匪军官 哦，久仰久仰。

魏升 乡梓不幸，红军去而复来。清门望族，又遭大难奇祸。此次路过贵码头，多有叨扰。万望贵长官安排个妥当滩师，立时放船过滩。

匪军官 这……常言道，走遍天下路，难过九龙渡。要空船上下。

家丁 这……三公子……

魏升 （摸出礼封）兄弟一点意思，不成礼数，望能笑纳。

匪军官 小见了，小见了。来人。

〔匪兵应声出。

匪军官 去把九龙滩最好的滩师石长青带来。

〔匪兵应声下。

匪军官 此人放船，万无一失。

魏升 家父吩咐，过滩后定当另有重谢。（告辞）兄弟先去准备准备。

匪军官 请。

〔魏升带家丁下。

〔匪兵押石长青上。赵志江、王保成及众船工跟上。

〔匪兵将拥出的船工赶开。

匪军官 出趟官差，把上边那只船给我放下去。

石长青 九龙滩自古以来，都是十船九打烂的地方，哪个敢放。

匪兵 妈的，臭船伕子，瞧得起你才叫你出官差。（用枪托戳石长青）

匪军官 （制止匪兵）怎么样，辛苦一趟吧。

石长青 不行！放不了。这是官船，有个三长两短，我们船工可吃罪不起。

匪军官 怎么，敬酒不吃吃罚酒。

匪兵 （威胁地）拖到灵牌石上吊起。

匪军官 知道吗，上边又在闹红军。现在是非常时期，抗拒官差要以私通红军论处。明白吗？

石长青 明白。人干不出来的，你们都能干得出来。

匪军官 （勃然大怒）他妈的，吊到灵牌石……不，拖到江边，把他绑在两只船上，二船分尸！

〔众匪兵不由分说，将石长青五花大绑推下。〕

匪军官 （对众船工）抗拒官差，就是私通红军。私通红军，满门抄斩，格杀勿论。都给我看清楚，就是这个下场。（转对匪兵）再去问他一句，放不放？

〔匪兵跑下。〕

〔石长青声：“叫老子放滩，休想！”〕

〔匪兵跑上。〕

匪兵 他，他出口伤人。

匪军官 行刑，把船撑开。

〔赵志江从人群中大喝一声：“住手！”〕

〔船工群众让开，赵志江站出。〕

赵志江 我来放！

匪军官 你！

匪兵 （附耳）他是石长青的大徒弟，叫赵志江。九龙滩除了他师傅，就数他这个。（举起大姆指）

匪军官 嗯，好样的。

赵志江 （命令地）把人解下来。

匪军官 把人解下来。

赵志江 让官船上的人都下来。

匪军官 （重复着）让官船上的人都下来。

匪 兵 是。（下）

〔石长青困难地从江边走上。赵志江、王保成上前搀扶。〕

匪军官 （对赵志江）你一个人放？

〔王保成挺身而出。〕

赵志江 我师弟王保成做帮手。

匪军官 （审视二人，满意地点头）你们把这只官船放好，鄙人另有重赏。先……（从身上掏出两张鈔票）

王保成 用不着。

赵志江 你放心吧，没有这点胆量，敢在龙王爷嘴里找饭吃。

匪军官 好。

〔匪兵押赵志江、王保成走向码头。〕

〔匪兵驱散观看的人群。〕

〔魏升带家丁复上。〕

魏 升 家父年老多病，不便起滩上岸，留在船上，不会发生什么意外吧？

匪军官 三公子放心，专门派了几个弟兄在船上监督，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

〔江面上传来号子声。匪军官和魏升转身向江边观望。〕

匪军官 （对旁边匪兵）注意警戒江边。

魏 升 这九龙滩真是个生财有道的宝地。

匪军官 不瞒你说，就凭这龙头石，所有的船都要空船上

下，这就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全凭这龙王爷保佑。

魏 升 （若有所思）嗯，好地方，好地方……

匪军官 （对魏升）请到下槽口接船吧。

魏 升 好，好。

〔匪军官、魏升正欲下，江边匪兵惊慌报告。

匪 兵 长官，不好，船触礁了，撞到龙头石上了！

魏 升 （大惊失色）啊！完了，全完了！

〔呼声大作：“打烂船啦！打烂船啦！”人声鼎沸。

匪军官 真想不到，在眼皮子下边翻了船。上了这两个船伙子的圈套。

魏 升 仁兄要为小弟作主啊！不仅满船军火，万贯家资都在船上，且家父年逾古稀，葬身鱼腹，惨遭奇祸。家仇必报啊！

匪军官 来人！

〔一队匪兵上。

匪军官 打信号联系，封锁下槽口江面，逮捕那两个放船的，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匪兵应声跑下。

匪军官 三公子不必过于痛心，两个船伙一定缉拿归案。

〔另一匪兵惊慌上。

匪 兵 报，报，报……告，听说红军离这不远啦！

匪军官 胡说，造谣惑众，老子毙了你！

魏 升 时局很不平静，兄弟告辞。家父的后事，重托了。

匪军官 一定！一定！兄弟军务在身，不能相送。

魏 升 后会有期。

〔魏升、家丁下。

〔另一匪兵上。

匪 兵 报告，赵志江、王保成都被抓住了。

匪军官 好啊！不给他点厉害，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先退他几层皮，给我打！

〔传来毒打赵志江、王保成的声音和赵、王怒斥声：“红军就要打来了！你们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

匪军官 给我打，打！

〔打声渐稀，赵志江、王保成声渐弱。

〔匪兵复上。

匪 兵 长官，打昏过去了。

匪军官 拖过来，吊到灵牌石上。

〔众匪兵将遍体鳞伤的赵志江、王保成拖出，吊上灵牌石。

〔匪军官察看赵志江、王保成。

匪军官 哼，要活活把他们冻死，饿死，吊死，给魏太爷报仇！

〔远处传来枪声。匪军缩作一团。

匪军官 他妈的，怕什么，给老子顶住。弟兄们，别怕，红

军想过乌蒙江，是白日作梦。就凭这天险和坚固的工事，除非他们插上翅膀，从天上飞下来。

〔红军身背书有“中国工农红军”的斗笠，和带有红绸的大刀，威风凛凛。高排长身先士卒，率战士从吊藤上飞越而下。〕

匪 兵 （敲着锣）红军从天上下来啦！

〔短兵相接，一场激战。〕

〔白匪死的死，逃的逃，降的降。〕

〔红军战士押俘虏过场。〕

高排长 一、二班向纵深发展，抢占制高点！三班找船，接应后续部队过江！

王保山 是，找船！接应后续部队过江！（下）

〔石长青怀着利斧摸至灵牌石前。〕

高排长 谁？

石长青 老总，你们……

高排长 老乡，别害怕，我们是红军。

石长青 红军！呵，红军！快，救人！

高排长 （帮助石长青解救赵志江、王保成）他们？

石长青 都是苦船工，你们要晚来一点，他们就没命了。

〔高排长、石长青扶赵、王在石头上坐下。〕

石长青 志江，保成，快睁开眼，你们看是谁来了。

〔赵志江、王保成慢慢睁开眼睛。〕

石长青 你们看，这是谁，咱们穷人的队伍，大救星，红军！

赵志江
王保成 （热泪盈眶）红军！

〔王保山上。〕

王保山 报告排长，船只全都被敌人破坏，烧掉了，一只也没有。

高排长 没有船，扎筏子。

王保山 是，扎筏子。

石长青 （认出）保山！

王保山 师傅！

赵志江 保山兄弟！

王保成 大哥！

王保山 报告排长，这就是我常说的我师傅，这是我师兄赵志江，这是我兄弟王保成。没想到在这儿见面了！

高排长 快去找卫生员来。

王保山 是。

〔王保山跑下。〕

高排长 其他同志去找木料借门板扎筏子。

众战士 是。

〔卫生员上。众战士下。〕

卫生员 打成这个样子！

石长青 他俩为救我，撞沉一条官船，那些黄狗子就对他俩下了毒手。

〔一战士跑上。〕